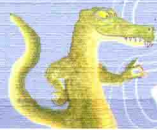


 儿童阅读专家指导书系



绘本之美

刘绪源 著

全书分两辑。

上辑全是『小钉』，数量略多，总计三十三颗。

下辑则是『瓦砾』，数量很少，只有三只。

上下辑的钉子和瓦砾都在强调儿童本位和审美想象。



这是我国著名文学评论专家刘绪源先生近年来关于图画书阅读和批评的结集。他秉持自己对于图画书认知和思索的理念，把审美的批评落实到一些并不为人熟知的图画书作品中去。无论是具体作品的解读还是抽象论文的阐释，他的落脚点都定位在儿童本位和审美想象之中。他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娓娓道来的文风，给读者以充分的参与和讨论空间。这对于当下图画书的阅读和推广，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上架建议：家教读物 / 儿童文学

ISBN 978-7-5332-8929-4



9 787533 289294 >

定价：20.00 元

绘本之美



刘绪源 著

自序: 小钉与瓦碟	6
-----------------	---

上辑

提起此书来头大	10
爱是多么不容易	13
孩子会看到大人看不到的秘密	16
极清浅而极深刻	19
为什么会有“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24
让孩子动手又动脑的书	27
大人和孩子都喜欢的书	30
故事后面还有故事	32
让孩子自己解决难题	34
生活之树长青	36
由想象推动的奇妙故事	38
图画改变思维	40
山姆和大卫挖到了什么	42
新奇有趣的现代派绘本	44
儿童的人生难题	47
童年: 无忧无虑地被爱	49
在繁忙中寻找自己的春天	52
思想的乐趣	54

我们为什么感动	57
谢谢你, 关于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歌	59
认识一个活在图画中的人	61
典型的“母爱型”童话	63
从前有个“无厘头”故事	66
一本奇怪的书, 一种奇特的美	68
乖乖龙的名与实	71
“鼯鼠”的拳拳之心	73
冲突中的爱和友谊	76
岩村和朗的启示	78
书的赞歌	80
和孩子一同寻找有滋味的地方	82
勇敢的孩子从哪里来	85
童年的难忘记忆	87
遥远的童声	89

下辑

试为中国原创图画书把脉	96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与文学	107
审美和理性: 何时交叠? 何处分手?	121



自序

小钉与瓦碟

刘绍禹

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是我原先一点也没有想到的。虽然，对儿童图画书的思考和关注，委实有好几年了。

在鲁迅《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有段话说得非常有趣。他说他的书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这用的是他一贯的自嘲的口吻，但说得真是太谦虚了，其实他这本书打开时真有一种“光辉灿烂”感。如把这话移用到我们这类小书，那就变得很确实了。比如眼下这一本，就真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而已。

全书分两辑，上辑全是“小钉”，数量略多，总计三十三颗。这是从历年所写的图画书的导读中选出来的。本来依附于图画与故事之后，现从书中剥下，就很显得短小可怜了。它们的成文过程，多是编辑将编定的书稿送来约写，我看后认为不合适的（这也包括不喜欢，或找不到感觉），就拒绝；认为好的，被感动了，或发现有很多意见要说，就写。所以，先后写下的篇什很杂，各种题材样式都有，很不成系统。因是被动选择，故所写的也并不代表我心目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书。如以这些小钉连缀成推荐书目，那就很不得当。以上说的是不足。至于优点，可能也有。正因为被动，所写的并不是我最想写的那些书，这就避免了大家谈来谈去老谈那一堆相似的书，也促使我把审美的批评落实到不同的品种中去，在我未经长期掂量的作品中也实践一下这样的批评和探讨，这未尝不是有益的推动。另外，每写一篇，我还都是认真对待的，都想谈出一点切实的意见，以给读者参考和讨论的余地。至少，没有一篇是自己没有读出味道来，是没话找话凑数的，这一点自己还能保证。

下辑则是“瓦碟”，数量很少，只有三只。这就是所谓论文了。第一篇

是谈原创图画书与引进版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小说散文类多，童话类少。这“小说散文”类，大多还是成年人的怀旧和对于风俗的展示，这其实是创作者离儿童太远，不熟悉儿童审美需求的结果。我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也发出了要注重儿童的想象的需要的呼唤。第二篇主要谈学龄前儿童的想象力发展，并对什么是“想象”作了具体剖析。第三篇则对理性和审美的异同作出探讨，理性的落点是“懂得”，审美的落点却是“愉快”，我们现在更加注重前者（即认知）而不注重后者，而学龄前更需要的恰恰是后者。三篇文章可说是层层推进，写法上我很想更轻松更有趣些，但其实却是越读越不好读。如有谁读下去，觉得这瓦碟的斑纹质地很逆眼，那不读也罢。反正上下辑的钉子瓦碟都在强调儿童本位和审美想象，上辑依据具体作品，下辑谈得更为抽象，两相对照可，只读其一亦可，各取所需就是。

这里有两篇导读还想特别谈谈。其一是《山姆和大卫挖到了什么》，写的是克拉森的新作《山姆和大卫去挖洞》。那是两个孩子挖宝的故事，他们不断与想象中的宝物失之交臂，洞越挖越深，结果挖穿地底，掉到了另一个地方，与原来的家差不多，于是他们各自回家了。很多人（包括画家克拉森）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地方，他们没有回到原点。我则坚持认为，他们“基本上”回到原点了——这原点已不是本来的原点，因为生活在变，他们在长大——在挖洞一类的游戏中长大，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宝物”。须知，任何故事都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原点的，起承转合的“合”是这个意思，把故事编圆的“圆”也含此意。如果写孩子挖洞真的挖到了另一个世界，正如写孩子想上天最后真的上天了，写孩子想入海最后真的变鱼了，这种单向发展是难以成为故事的。画家为什么最后要画一个几乎完全相似（只有个别细节上不同）的地底呢？因为他的艺术直觉告诉他，必须要回到大致的原点故事才能成立，虽然他的理解与这直觉相抵触。当年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宁可与屠格涅夫闹翻，也要在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中发掘出作家本人并不认可的内涵，事实证明杜勃罗留波夫的剖析完全对。我想，这正是我们的审美批评应该坚持的一种“迂执”。

其二是《我们为什么感动》，说的是美国图画书《勇敢的心》。这篇导读在《文艺报》发表时，有一位先生在网上评议说，此文只说了自己感动，什么也没谈出来，大概作者名气大了所以报纸才发。我看后哑然失笑，因深知自己从来就不是名人，但也警觉地回顾了写作过程，并仔细重读原文。我发现，这篇真的不是空文。其实这一篇的写作是很困难的，此书每读一次都感动，但就是不知怎么写（现在很多导读就是将故事再讲一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行的陷阱）。于是我仔细拆析自己的感动：在哪一页、哪个画面上动情了？在哪里又强化了？到哪个环节上有点不能自己？眼泪是在哪个点上涌出的？这样细分以后，才找到感动的奥秘，于是才有所写的内容。也许，这也可算一种写作的方法吧？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自序就此打住。再说一遍，本书对我也许是个意外的收获，如果没有刘蕾的提议和催促的话。在此，感谢刘蕾和明天出版社，也谢谢所有同道和读者朋友。

上辑

上辑全是『小钉』，
数量略多，总计三十三颗。
这是从我历年所写的图画书
导读中选出来的。



提起此书来头大

——世上最早的图画书：《图画中见到的世界》



《图画中见到的世界》

著/[捷克]J. A. 夸美纽斯

译/杨晓芬

校/钱杭

上海书店出版社

报上曾载有因历史学科与考古学科间缺乏交流，学术成果不能及时转换的文章，读后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两个学科实在太接近了，几乎就是中医里骨科与伤科的关系。近日读到的一本新书，使我相信这类问题确是可以存在的。此书即上海书店2001年版的《图画中见到的世界》。它收在“万有图库”系列中，几种书一色扁长方形的版式，翻一翻，都是较古老的西方版画，想来是经过几度复制的缘故吧，

画面的线条多少有些模糊，一如磨蚀漫漶的碑帖，心下便觉不喜。后经朋友提醒，说这一本的作者夸美纽斯，连歌德小时候都受过他的影响。一时惊觉，连忙再看，却见封面上明明白白写着：[捷克]J. A. 夸美纽斯著……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那本大名鼎鼎的《世界图谱》啊！在好几种西方儿童文学史上，都写明最早的儿童文学的先驱，是一部约撰成于1658年前的出自捷克教士夸美纽斯之手的儿童读物，译名为《世界图谱》。在此之前，西方还真的没有专门为儿童编的、能让儿童在阅读中产生愉悦的书籍。可是，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无论是从事创作还是研究的，大多并未见过此书。据中译本的出版前言称，本书是根据比较容易找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译本《世界图绘》转译的，而此前的确不曾出过完整的中文本；日译是以1929年捷克布尔诺版夸美纽斯全集第十卷德文本为底本，并参考各种英文本和捷克文本译出的；其图版则采用了据初版复制的本子。这样看来，这

总算是个较为完整的译本了，而图版的不够清晰也就易于理解了。经过三百多年的满世界的漂泊，这部重要的图籍终于首次停靠在中国大陆，至少，对出版界和儿童文学界，这应该算是一件大事了。

只要稍稍翻翻此书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知识性的书，而且以图为主，离文学尚有不小的距离。但书编得相当精心，编者也能够体察儿童的心理，图画清浅易懂而且有味；文字短小明白，用诗体分行排列，文字中提到的事物都用数字在画面上一一标明，这就便于儿童对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人类知识经作者分解后，变得十分有趣，今天的成人读来，常会由衷地生发出亲切、会心的感叹和佩服。因为年代隔得久远，从书中不仅能读出当初西方对人与世界的种种理解，而且能看到我们较为陌生的一些风俗。比如对于人体、人的各个局部乃至人的大脑的介绍，就让人感到当时的医学和解剖学已是相当发达。而描写生产、工艺及日常生活的部分，无疑更能引起现代人的兴味。比如写捕鸟：“捕鸟者准备好诱鸟的地方，在那里撒开捕鸟网，撒下饵料，然后在小屋中，用媒鸟的叫声把鸟引过来。……还可以把涂有粘鸟胶的树枝插在栖木上。如果鸟在那里休息，羽毛会被粘住而无法飞行，落到地上。也可以用竹竿或网套来捕捉。”后面还有注：“媒鸟是一种专门驯养的用于诱捕其他鸟类的鸟。”我不知道这种种捕鸟法现在是否还未失传，但至少对于我，这里有不少古老而新鲜的知识。想象着中世纪的捕鸟的情景，再看看稚拙而富有木刻味的图画，我有一种难得的满足感。

我在想，由这样的书而渐渐引发了西方的真正的儿童文学的产生，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它本身虽不是文学，但编者对儿童的那种“态度”，隐藏在知识性的画面和文字背后的那种“文学性”，以及它属实用的教材书却独具的“超脱感”（可欣赏性），应该说已是很儿童文学的了。我最感惊讶的是编者身为教士（他是当地基督教派的领袖）和教育家，编的本来就是知识性的教本（它被欧洲各国用作教科书达二百年之久），然而竟那么有趣，那么可读，那么不含说教味！这与文艺复兴时那些大画家在所画的圣母像中，悄悄透露的娇艳的人性的内容（马克思曾对此中的人文主义的曙光大加

赞赏)，实在可说是如出一辙。曾有人说类似的画书中国也有，甚至认为中国比他们的还要早得多，我对此已无心讨论，我只想请这样的论者把那些画书找来比一比。在中国古代以至近代，即使是本该轻松的儿歌，也都被覆上了厚厚的令人窒息的说教味（可参阅明代吕坤的《小儿语》及上世纪20年代初商务版的《各省童谣集》），更别说是正经的教材一类的书了。这也正是中国的儿童文学一直要到五四新文学之后才开始萌生的原因之一。我们由此更感到了夸美纽斯之可贵。

爱是多么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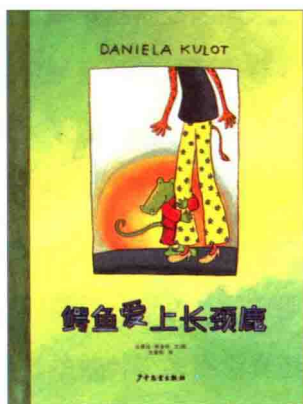
——读系列绘本“鳄鱼爱上长颈鹿”

德国女画家达妮拉·库洛特的系列绘本“鳄鱼爱上长颈鹿”，写了一条鳄鱼和一头长颈鹿的恋爱故事，尽管是那样离奇夸张，却读得人心酸、感动，并暗暗为故事中的人物担心，而在每一集最后又总能舒口气，从内心泛起一种幸福、满足的感觉。

这是因为，虽然写的是两个差距大到极点的动物，而它们的心理经历，却是每一个恋爱中的人大致都要经历的。人与人的差距，会有鳄鱼和长颈鹿那么大吗？按理说，不会有；但你看了书就会发现，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所遇到的矛盾、挫折、难题，恋人们也会遇到。它们是人们的“熟悉的陌生人”，它们以更为戏剧化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所以读了才会动心、揪心、会心。这样的书，从三岁到三十岁，直至八十岁的老人，相信都能够读出味道来。

全书共三本，《多愁善感的小鳄鱼》写鳄鱼和长颈鹿艰难相爱的经过；《搬过来，搬过去》写他们共同生活中的困难；《天生一对》写他们面对外人的嘲笑时，如何忍耐、逃避，并最终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欢迎。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每一对恋人、每一个家庭都要遇到的吗？

三本书中，写得最好的是恋爱的经历。因后两本都是编一个故事，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方案或契机，就把问题解决了，多少留有人工的痕迹，不像第一本那么自然。比如写共同生活，因为一个高一个低，吃饭、休息都难以



《鳄鱼爱上长颈鹿》

著/[德]达妮拉·库洛特

译/方素珍

少年儿童出版社

协调，最后想出了办法：挖坑，做成深深的游泳池，当大家都浮出水面时，高度就相同了。这办法虽然巧，细想却也有不合理处，何况，总有点挖空心思。然而，双方因为有差距，共同生活难以达成和谐，虽然大家都在努力，搬来搬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却是普遍而深刻的，也是最易引起读者同感的。同样，写人们对他们婚姻的不理解，无论到鳄鱼城还是到长颈鹿城，人们都会投来奇怪的目光，还常会听见鄙夷不屑的议论，这使他们很难过，眼看只能躲在家里，今后少到公众场所同进同出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鳄鱼城着火了！长颈鹿利用自己的高度并同鳄鱼默契配合，救出了一屋子鳄鱼。从此这对“奇怪的爱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救火的事太偶然，但相爱而不被别人所理解，这却是太普遍的事，因而故事最深刻最感人的地方，也还是在它的“展开部”。说到底，后两本书的“解决问题”，多少都带有一点“说明性”，好像急着要把一个道理说清楚。（而事实上，人类对这两个难题，还真没有多少特效的良策呢。要在两册绘本中轻易宣布找到了办法，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可信，至少也会觉得急了点儿。）好在，书中的画十分精彩，鳄鱼和长颈鹿的神态惟妙惟肖，这就使游戏性冲淡了说明性。所以，对孩子们来说，多半不会发现此中的不足。

但第一个故事却是真正的精品，自然、完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鳄鱼爱上了长颈鹿，他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他想尽办法要让长颈鹿看到自己最甜蜜的微笑，但长颈鹿太高了，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一切尝试都失败后，他想用绳索套住长颈鹿拉她来看，不料却被长颈鹿甩到半空，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出院时，他放弃了一切希望，伤心地往家走，恰在这时，他和长颈鹿撞在了一起，两人都摔晕了。他醒来时，看到长颈鹿正趴在地上看他，并怯怯地向他道歉。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啊，他露出了甜蜜的笑容，她也笑了，他们心中都感到了温暖……这样的故事，虽然写的是两个动物，放在世界爱情文学的长河中，却是不逊色的。何况，它还配有那么生动、奇妙的画！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难题，能打动曾有相似经历的人，但也能打动

孩子吗？是的，一定能打动的。这是因为，孩子是这样一种动物，凡是人类共通的话题，只要是真实的，是他们未来总要去经历的，他们都会有一种超前的预感，他们都会关注和喜爱。这是人类千百万年积下的心理的基因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们不妨试试，把这样的书交到他们手上，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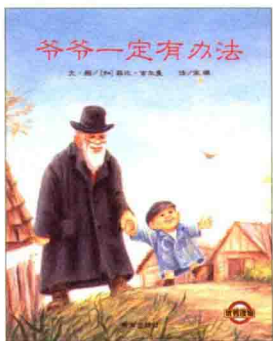
我相信，他们会获得很大的快乐，也会悄悄地学到很多。到很久很久以后，当遇到相似的人生难题时，希望他们不会过于惊慌。因为他们已有过心灵的体验，他们将多少知道一些：爱，就是这么不容易。

孩子会看到大人看不到的秘密

——试析《艾玛》《爷爷一定有办法》的妙处



“花格子大象艾玛”系列
著/[英]大卫·麦基
译/范晓星
少年儿童出版社



《爷爷一定有办法》
著/[加]菲比·吉尔曼
译/宋珮
明天出版社

2005年前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许多精美的引进版图画书，有《艾玛》《小艾来了》《爷爷一定有办法》《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等。报刊上已有过不少介绍文章，但有的只是以成人的眼光对它们作惯常的扫视，所以很难谈到点子上。

其实这些图画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需要大人读给孩子听的，而且最好是一遍遍地共读共赏，即所谓“亲子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等“睡前故事”即属此类。《小艾来了》图文俱佳，因为文字的比重较大，也是需要有人念的。但另一类，却更适合于让孩子自己细细品味，当大人为他们读了第一遍以后，后面阅读的深浅，所获乐趣的多寡，就看孩子自己的造化了。这有点近乎于“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艾玛》与《爷爷一定有办法》就属这样的书。我以为这后一类书对孩子来说更重要，

因为这事实上就是从幼时起，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

让他们初尝阅读的乐趣。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爱好阅读，一生过得充实；有的人却终身视阅读为苦事、难事？从小是否受过这种启蒙的训练，恐怕有很大关系。

“艾玛”系列共有十本，每本一个故事，但故事其实很简单，常常就是开一个玩笑，或做一段游戏而已。此书全称“花格子大象艾玛”系列，妙就

妙在艾玛是“花格子大象”，身上一块红，一块绿，一块蓝，一块黄，一块白，一块紫……就是没有大象的颜色。这样，它在象群里就异常突出了，再加上它年轻，充满童趣童心，爱开玩笑，于是引出了许许多多快活的场面。

《艾玛》的出彩之处不在故事，就在画面——它不仅色彩丰富，而且艾玛和群象的神态极具风趣，变化多端，象的眼睛尤为传神，那一点儿调皮、紧张、快乐和小心眼，全藏在小小眼珠的变化里；而森林的风景与各种动物，也都色彩鲜艳，形态生动，经得起儿童反复玩味。这样的书，很可能让儿童百读（而不是百听）不厌，使他们在翻阅中不断获得新的发现。

如果说，《艾玛》能让儿童自己读、反复读，主要还是因为画面的鲜艳和丰富，那么，《爷爷一定有办法》则在创作构思上，就先已自觉考虑到了如何让孩子读出成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这一点可以说非常成功。它的故事也不复杂，是说孩子出生后爷爷为他做了一条漂亮的蓝毯子，毯子破旧了爷爷给他改成外套，外套坏了改成背心，背心破了再改成领带，领带旧了改成手帕，手帕破了以后爷爷将它做成一颗奇妙的纽扣，最后纽扣丢了，爷爷也没办法了，但孩子拿起笔，将这件事写下来，他说：“这些材料还够……写成了一个奇妙的故事。”这最后一笔，我总觉得暗示着文学和艺术的诞生。当然，上述这些都是成人所更能把握的；它的画风细腻而富现实感，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俄罗斯风，也易受到家长和孩子的喜爱。但家长的阅读往往到此为止，孩子却会继续向前探掘，他们会从画里看出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本书的图画不光是跟着故事走，它还有故事外的大量内容，它采用乡镇风俗图的方式，小贩、老人、鹅群、街坊、马车……不时出现在画中，都能吸引儿童探究的目光。它的画面还常常分上中下三层，这样，几代人的家具摆设、生活细节，就都同步地展现在小读者眼前，这也增加了阅读的乐趣，而且这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人生乐趣，而不只是受线性的故事的吸引，这也有益于孩子更完整地体验世界和人生。不过，这都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时不时出现在画面下端的小老鼠们：它们看似与故事毫不相干，它们也是个大家庭，它们也吃饭、睡觉、做家务、讲故事、走亲戚……这个至多仅占画面六分之